

海槎餘錄
東谷贅言

趙子昂云好製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怒
筆焚香拂塵淨几毋捲腦毋折角毋以爪使字
毋以毫揭幅毋以夾刺毋以作枕隨損隨修隨
開隨掩後之得吾善者并奉贈此法予亦云爾
廣祕笈全部五十種 內關五種 十八本

大阪府 臨照堂收藏

借4
515
21

廿一



僧 4
515
21

海槎餘錄

海槎餘錄敘

儻耳孤懸海島非宦遊者不能涉涉必有鯨
波之險瘴厲之毒黎獠之冥頑無法為茲守
者多不能久久亦難其終也余自嘉靖龍飛
承乏是郡迄於丁亥迺有南安之命山川要
害土俗民風下至鳥獸虫魚奇怪之物耳目
所及無不記載共幾百餘則藏之篋笥將謂
他日南歸客有詢及茲郡之略即舉以對既

海槎餘錄序



上

而水陸跋跣頗多散失遂至湮滅無遺矣今
懸車去郡倏有數載不敢謂久而能終但郡
中事蹟班班尚能追憶掇拾數事恍然猶在
滄溟杳渺之中因懲吹籥之失用梓以傳名
海槎餘錄云

吳郡滙堂顧訢識

海槎餘錄敘

終

陳眉公訂正海槎餘錄

吳郡滙堂顧

訢著

華亭仲醇陳繼儒訂

繡水伯承郁嘉慶校

載酒堂卽蘇長公寓儋耳遊宴之地也今有堂
三楹祀公像于中元廉訪使伯琦周公隸書
牌文一道列堂東隅書法甚精堂周遭有牆
相去百步有塘寬百畝餘水土深淺異處蒲

菘蘆葦之屬最茂密每春秋二祀例率郡僚
師儒會飲堂中即漁此塘以為樂名濁勞會
亦洗闔境諸祀之勞之謂也故傳乳泉井枕
榔菴茉莉軒今皆湮廢遺址尚存

波羅蜜樹類冬青而黑潤倍之榦至斗大方結
實多者十數少者五六夥皆生于根榦之上
狀似冬瓜外結厚皮若栗蓬多棘刺方熟時
可重五六斤去外殼內肉層疊如橘囊以其

甘如蜜故云

黎俗藏置酒米軋肉衣布之屬不于其家必間
一高坡之地離家百步內外以草樹略加繚
繞迴護輦置其中名曰殷雖村家叢雜亦不
相混間有盜之者每犯徹獲法曰遂跽痕即
足跡也余初不之信因彼自服而后然之

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槿樹花類中州芍藥而輕
柔過之開時當二三月之五色婀娜可愛

儋耳境山百倍于田土多石少雖絕頂亦可耕
植黎俗四五月晴霽時必集衆斫山木大小
相錯更需五七日皓冽則縱火自上而下大
小燒盡成灰不但根幹無遺土下尺餘亦且
熟透矣徐徐鋤轉種綿花又曰貝花又種旱
稻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連收三四熟地
瘦棄置之另擇地所用前法別治大槩地土
產多而稅少無窮之利益在此也

蝟蛇產于山中其皮中州市爲縵樂器之用其
膽爲外科治瘡癰之珍藥然亦肝內小者爲
佳此地兼產山馬其狀如鹿特大而能作聲
尾更板濶與鹿稍異蝟蛇嘗捕吞之從后脚
而入雖角實大二倍于鹿毒氣呵及卽時解
脫初吞時亦不能轉動略向水次伸舒消盡
無餘矣途人卒然相值雖持木棍亦將無施
解事者執指大蛇皮木在手一揮卽止可見

物貴得其制不在操利器也

榕樹最大其陰最密幹及三人圍抱者則枝上
生根綿綿垂地得土力又生枝如此數四其
幹有潤至三四丈者特中通不圓實陰覆重
重六月不知暑木理粗惡不堪器用

青橄欖無仁烏橄欖有仁外肉取來杵碎乾放
則自有霜堆起如白鹽名曰欖醬二種俱野
生當四五月盛時市人儘力取回用支一年

深黎自婺嶺以北有一種曰遐黎其俗去黎人
遠習俗又相違居常以柳瓢蔽體更聞習已
矢凡父母過五十懼其老而衰也則烹食之
云葬于腹中以爲得所噫天之生人有如此
哉

海槎秋晚巡行昌化屬邑俄海洋烟水騰沸競
往觀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各頭下尾上決
起烟波中約長數丈餘離而復合者數四每

海魚錄
一 跳躍聲震里許余怪而詢于土人曰此番
車魚也間歲一至此亦交感生育之意耳今
中州藥肆懸大魚骨如杵臼者乃其脊骨也
海鰵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州山界
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
二月之交海鰵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
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鰵
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

用舢艫裝載藤絲線爲臂大者每三人守一
莖其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溯流而
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線任其去向稍定
時復似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棹船並岸創
置沙灘徐徐收線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
恐鎗疼輕漾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
沙灘不能動舉家分鬻其肉作煎油用亦大
矣哉

馬產于海南者極小只可作之驢驟而身稍長
耳毛片不殊于中州當少剪綜時極駿可愛
然騎駛則無長力上等價可四兩尋常不出

二兩

黎俗二月十月則出獵當其時各崗首會遣一
二人赴官告知會但出每數十村會留壯兵
一二十輩守舍男婦齊行有司官兵及商賈
並不得入入者爲之犯禁用大木枷脛及手

足置之死而不顧何其愚也獵時土舍崗首
爲主聚會千餘兵携網百數番帶犬幾百隻
遇一高大山嶺隨遣人周遭伐木開道遇野
獸通行熟路施之以網更叅置弓箭熟閑之
人與犬共守之擺列既成人犬齊奮叫鬧山
谷應聲獸驚怖向深嶺藏伏俟其定時持鐵
砲一二百犬幾百隻密向大嶺舉砲發喊縱
犬搜捕山岳震動獸驚走下山無不着網中

海國圖志
箭肉則歸于衆皮則歸于土官上者爲麋皮
次者爲鹿皮再次爲山馬皮山猪食肉而已
文豹則間得之也
新塲海三面山環北一面只三四里通大海洋
內寬可百里餘分藏新英南灘上下二十四
步漁戶環列居焉每風大時蛋船四百餘隻
咸漁其中風靜始出大海可謂坐享無窮之
利也

海南地多燠少寒木葉冬夏常青然凋謝則寓
于四時不似中州之有秋冬也天時亦然四
時晴冽則穿單衣陰晦則急添單衣幾層諺
曰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着
勝如服藥

相思子生于海中如螺之狀而中實若石焉大
比荳粒好事者藏置篋笥積歲不壞亦不轉
動若置醋一盂試投其中遂移動盤旋不已

亦一奇物也

檳榔產于海南惟萬崖瓊山會同樂會諸州縣
爲多他處則少每親朋會合互相擊送以爲
禮至于議姻不用年帖只送檳榔而已久之
多以家事消長之故改易告爭官司難于斷
理以無憑執耳愚民不足論士人家亦多有
匿是俗者

鸚鵡杯卽海螺產于文昌海面頭淡青色身白

色周遭間赤色數稜好事者用金甌節
脛足翅俱備置之几案亦異常耳

海南之田凡三等有沿山而更得泉水曰泉源
田有靠江而以竹桶裝成天車不用人力日
夜自車水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爲上栽
稻二熟又一等不得泉不靠江旱澇隨時曰
近江田止種一熟爲下等其境大槩土山多
平坡一望無際咸不科稅雜植山萹綿花護

利甚廣誠樂土也但其俗好鬪健訟不容人耕耳石蠓生于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但蠓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矣人獲之則曰石蠓相傳置之几案能明目

勞將軍廟去城東隅六十里許祀屋久廢只隙地在焉凡新官到任必先此設祭祀典不載其名爵父老相傳云此神乃馬伏波部下先鋒將方凱旋時牽馬飲于河馬忽覩水中影

雙蹄奮起傷其陰而死遂爲神余任時彼一似例祀祀畢父老喜告曰任內當大吉未逾年新守至亦似例祀衆咸驚報曰祀器無故自裂于案任內當不吉后歲餘守卒此神亦靈驗矣哉

茨竹大如指長逾二丈節節生枝文采士人家用植于居之周遭以代垣墻雖雞犬不能踰越陰森柔嫩綠潤如沃可愛也

江魚狀如淞江之鱸身赤色亦間有白色者產于鹹淡水交會之中士人家以其肉細膩初為膾烹之及有味皮厚如錢此品不但勝絕海鄉雖江左時魚鱸鱖之味亦無以尚也

玳瑁產于海洋深處其大者不可得小者時時有之其地新官到任漁人必携一二來獻皆小者耳此物狀如龜鼈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卽玳瑁也取用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滾醋

潑下逐片應手而下但不老大則其皮薄不堪用耳

酸笋大如臂摘至用沸湯泡出苦水投冷井水中浸二三日取出縷如絲醋煮可食好事者携入中州成罕物京師勳戚家會酸笋湯卽此品也

枕榔木類紵櫟樹樹抄挺出數枝每枝必贅青珠數條每條不下百餘夥計一樹可得青珠

百餘條團團懸掛若傘蓋然可愛也其木最重番船用爲鎗以代鐵其鍾重鋒銳侔于鐵也色類花梨而多綜紋

土菓曰陽桃大如拳綠色明潤五稜並起劍脊中核如花紅子味帶酸宜於酒後咀嚼之俗多用晒乾作添案菓用

儋耳與瓊崖萬三處鼎峙爲郡因叅以十縣十一守禦所其地孤懸海島平曠可耕之地多

在周遭深入則山愈廣厚黎婺嶺居其中以爲鎮自漢武迄今幾千年外華內夷卒不可變者以創置州衛縣所必因平原廣陌故周遭近治之民漸被日深風移俗易然其中則高山大嶺千層萬疊可耕之土少黎人散則不多聚則不少且水土極惡外人輕入便染瘴癘卽其地險惡之勢以長黎人奔竄逃匿之習兵吏烏能制之此外華內夷之判隔非

人自爲之地勢使之然也

荔枝凡幾種產于瓊山徐聞者有曰進奉子核小而肉厚味甚嘉士人摘食必以淡塩湯浸一宿則脂不粘手野生及他種味帶酸且核大而肉薄稍不及也

黎村貿易處近城則曰市場在鄉曰墟場又曰集場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物貨四境婦女擔負接踵于路男子則不出也其地殷實之

家畜妻多至四五輩每日與物本令出門貿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獲利多者爲好妾異待之此黎獠風俗之難變也

芭蕉常年開花結實有二種一曰板蕉大而味淡一曰佛手蕉小而甜俗呼爲蕉子作常品不似吾江南茂而不花花而不實也

椰子樹初栽時用鹽一二斗先置根下則易發其俗家之周遭必植之木榦最長至斗大方

結實當摘食時在五六月之交去外皮則殼
實圓而黑潤肉至白水至清且甜飲之可祛
暑氣今行商懸帶柳瓢是其殼也又有一種
小者端圓堪作酒盞出于文昌瓊山之境他處則無也
凡深黎村男女衆多必伐長木兩頭搭屋各數
間上覆以草中剖竹下橫上直平鋪如樓板
其下則虛焉登陟必用梯其俗呼曰攔房遇
晚村中幼男女盡驅而上聽其自相諧偶若

婚姻仍用講求不以此也

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失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
人內載有金絲鸚鵡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
金坑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
駁行鎮守府仍差人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
欲飄海主其事者莫之爲謀余適抵郡咸來
問計余隨請原文讀之將飄來船作覆來船
改申一塞而止衆咸稱快

海林會錄
黎人善射好鬪積世之讐必報每會聚親朋各
席地而坐飲酣顧梁上弓矢遂奮報讐之志
而衆論稱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幾次鬪敗
之恥則尅箭幾次射于梁上以記之故云飲
醉鼓衆復飲相與叫號作狗吠聲輒二三晝
夜自云係狗種欲使祖先知而庇之也以次
別宰羊豕肉祿散就近村落無不踴躍接受
尅日起兵讐家鬪之亦如此間法募兵應敵

臨陣遇有州縣公差人役樂請觀戰兩家婦
女亦各集本營當退食之際婦女爭出營認
箭兩不拘忌其俗云男子讐只結于男子面
上若及婦女則于其父母家更添讐怨矣其
勝敗追奔亦各有程度不少踰之數中惟鋒
鏑死者密以瘞之父母妻諱不悲泣恐敵人
知爲其不武也
翡翠生于深黎之茂林峻嶺人罕得見傳云晴
霽日中始一出陰晦竟日不出小大僮侲梁

燕羽翰五色離披可愛人必積久探視羅其
巢始獲之也

儋耳孤懸海島曆書家不能備其黎村各一老
習知節候與吉凶避忌之略與曆不爽毫髮
大率以六十年已往之跡徵驗將來固亦有
機巧不能測處嘗取其本熟視字畫訛謬不
可識詢其名則曰曆底記

儋耳七坊黎崗山水險惡其俗間習弓矢好戰

園中多可耕之地額糧八百餘石弘治末困
于徵求土官符蚺蛇者扇動諸黎遠邇響應
得萬兵餘攻城略地一方罹患鎮巡二司調
動漢達官軍二萬員各會臨本境分作五道
搗其巢第一道首臨落窰境黎首符那南率
輕兵據險迎敵官民兵死者三千餘而分守
重臣亦與難焉其四道聞風潰回此蓋輕率
無紀律故耳勢日益猖獗縱橫四出無忌繼

而請于朝命將益兵前部方入臨高縣境賊
眾適至官兵中道截出一戰勝捷偏帥亦中
流矢卒蚘蛇恃勇輕出逼奪民女爲妾飲酒
留連官軍踵其跡輕騎赴之謀渡水脫走誤
投深澗騎爭逐之中箭死餘黨招撫訖嘉靖
初符蚘蛇從姪符崇仁符文龍爭立起兵讐
殺因而扇動諸黎陰助作逆余適拜官蒞其
境士民咸憂危感額道其故余荅曰可徐撫

之未幾崇仁文龍弟男相繼率所部來見勞
遣之余知二酋已獲繫獄故發問曰崇仁文
龍何不親至眾咸然曰上司收獄正嚴余荅
曰小事行將保回安生眾欣然感謝郡士民
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卽魚肉我民矣余不
荅旣而閱獄縱繫囚二百人州人咸賞我寬
大之度彼黎眾見之盡闔首祝天曰我輩寬
業當散矣余隨查該崗糧俱無追納示喻黎

老各出長計轉請海道明示黎衆爭相告乞
辜保其主余諭之曰事當徐徐此番先保各
從完糧次保其主何如衆曰諾已而得請從
黎俱縱回前此土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余
欲收其心先申達上司將該崗黎糧品搭見
徵無徵均照京價二錢五分徵收示各黎俱
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諭藉其名氏編
十甲辦糧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數協辦

小甲各二名又總置總甲黎老各二名共有
百餘人則掌兵頭目各有所事樂于自專不
顧其主矣日久寢向有司余密察識其情却
將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
繼牢死大患潛消后落窰崗黎聞風向化亦
告編版藉糧差訖州倉積存聽征糧斛准作
本州官軍俸糧敷散地方平妥余后復從事
廣西竟有加俸二級恩命檄未下而

已轉官
南安矣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
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船必達避而行一墮
卽不能出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
入迴溜中未有能脫者番船久慣自能避雖
風汛亦無虞又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
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爭互爲羣來趕舟
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卽止未聞有害人者

海槎餘錄

終

東谷贊

東谷贅言

東谷贅言序

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日坐里門以訓其鄉之
子弟予往時奔走名途竊有此志焉及得請
東歸已成勃窣翁矣里門之役莫償初志乃閉
關習靜以送殘齡門生故舊時來相過情話之
餘或相與評論古今天下事而一得之愚又不
覺吐之逐日劄記加潤色焉有長者謂予曰子
於此時宜遊心忘言之天顧猶喋喋乃爾非贅

邪予曰然哉然哉夫懸疣者贅也身有之心固
醜之而况人乎然非疾痛害事也欲決而去之
又不忍言之贅也亦然自今以後當奉長者之
教而謝筆硯其業既劄記之者命兒輩藏之以
俟稗官氏采焉不然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
嘉靖己酉夏四月既望東谷敖英識

刻東谷贅言序

贅言二卷東谷敖公之所著也公先在蜀嘗刻
綠雪亭雜言其博議雄談光流有粲海內愛而
傳之久矣然當是時方策勛樹績闡化千里特
於自公退食之餘叙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尚
珍愛矧今笑傲林丘逍遙雲石或觸景會心或
感今思古其超然之識確然之見能無嗣述者
乎余一日謁東谷輒以此意探之公果出二帙

示之曰此猶贅爾然去之又不忍也于其以爲
何如余惟言者所以攄發胸中之所蘊也世之
言有二擄藻濡毫誇奇競麗非不燁然美也而
道遠矣若夫裨益身心增廣聞見者非無辭也
而情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人物之高下究心
迹之是非定言行之臧否詳制度之因革洩前
人之所未發啓後人之所未知初何贅之足云
東谷之意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八以一代鉅

儒行成表樹言成模楷而聲實兼懋余方垂髫
數聞縉紳先生謂其名世豪傑旣而覩所製作
雄邃博朗意必光明俊偉人也今也天假良遇
每一會晤必聞嘉論皆直剖藩籬鑿鑿可行而
高卓之行尤使人欽畏思法信哉信哉蓋非長
河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非峻嶽不足以方
其制行之夔絕是篇者特一時之緒論宜其自
以爲贅言也然其殊聞獨見可以開廣博識亦

東谷贅言
可以撥正趨向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觀其言而已矣君子之所樂而玩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命工刻之

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書

寶顏堂訂正東谷贅言卷之上

清江 敖英 著

秀水 張永清 校

秀水 陳天保 訂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卽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卽君之心

也

古之君子所爲後之君子亦有不取思齊者豈以其所爲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迹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不敢行之也

或告予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單霈頃因割產與兄閱墻予曰爲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

聞惟孝反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也是故克段于鄆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喋血玄武門者環兵海池震驚若翁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朶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
臥安知被裏破蓋朋之盍簪誰無情誼必要其
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管東坡謫海南故
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信之死諸途予
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
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
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

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
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
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
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
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
險之際自以爲筭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僞
祗自斃焉是故蘓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

其匕首之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而不能免其遷蜀之謫

古之權臣跋扈必陰藉名儒爲之宗主毅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羣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非矣禮文雖復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社之禮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潘良貴爲諫官殿上叱侍郎向子甄王公度爲諫官門上毆死指揮馬順嗚呼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可謂雄於九軍矣然竊有說焉子甄奏對支離封皂囊而論列可也何必叱之馬順之固在誅絕之域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
投死之夫尊客之前不叱狗而投鼠且忌器也况宮何地乃徑情如此殊駭觀聽非所以尊朝廷也不可以爲訓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鐔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
塗詔而奏曰不可宋貞宗以劉美人爲貴妃李
沆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
執大臣吁咈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
敢齒君之路馬孔子過君虛位必勃然變色蓋
敬君之禮固當然者况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
輒焚之可乎向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
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竇臣居密勿之

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塗詔不可也焚

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日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
拜呼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攬轡徐行
衆不敢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
君根於怨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公胡不能炳幾銷釁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
晚矣向非公之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嵩
呼不已必至黃袍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

勢而劍閣玉壘之區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
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韓魏公經畧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携七首至
臥內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足矣遂
取金帶而去或曰賊夏人遣來也予於此見公
倉卒應變而辭氣不攝神氣不亂非養之凝定
能爾耶雖然管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
反床以劫盟君子固病其將畧之疎矣公也鎖

鑰西郵又非子反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宵
嚴而刺客奸人胡爲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
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有鉏麈之悔不然武元
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事其憂哉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
言君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君
父討亂賊夫亂賊旣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
而後死者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慶矣

奚懼哉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
矣忠臣孝子之心以爲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
故西伯不怨羗里之囚也申生不怨新城之死
也又嘗觀古之君子傷一代人倫之變亦未聞
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巢伯
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桃園之變董狐不罪
靈公也棠姜之禍南史不罪莊公也知此則知
孟子不言君父懼者所以存萬世之防也嚴

史魚盡死後之忠郅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
孝子之苦心也會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
二子者死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
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旣愛之矣又欲其
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
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
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

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蓋烈士尚奇節故於同志者有偕死之義焉脫不得已而先死則後死者心卽許之他日事濟當以一死下報故人夫心之許心之盟也心旣盟矣若負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而執牛耳之盟次之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若范質王溥

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秦穆公用孟明而殽之役彭衙之役皆敗績終焉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穆公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愚意不然兵凶戰危豈人君歷試主將之具哉况孟明喪師辱國穆公不能用鉞是失刑矣又不替之不亦過乎且茅津旣濟兵刃未接何功之有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以累世富強也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

東谷齋言卷之十一
不亦誣乎初穆公因杞子以襲鄭也蹇叔業諫之矣使穆公能用其諫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乃不賢蹇叔而賢孟明不亦左乎

莊子曰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予曰信斯言也伯玉四十九年以前真冥頑不靈全不知非矣設使若顏子短命而死則終身不知非矣若然何

以爲伯玉且夫子天縱之聖也必待行年七十始從心所欲化何遲哉若伯玉六十而化又先於夫子十年可謂賢於夫子遠矣豈其然乎雖然春秋列國大夫之賢無踰伯玉者然則賢伯玉者奚稱哉予曰夫子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其使者嘗以欲寡過不能稱之矣靈公夫人又稱其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墮行矣

或問長幼之序專序齒耶不專序齒耶予曰兄

弟之長幼序齒也伯叔姪之長幼不序齒也蓋
伯叔雖孩提尊也姪雖耄夫卑也何也分重於
齒也同父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立子以嫡不
以長紂弟也而爲君微子兄也而爲臣何也嫡
重於齒也同母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周公弟
也爲王家宰管叔兄也有土而無官何也命官
以德德重於齒也宗族鄉黨亦有不序齒者一
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

齒何也命重於齒也爲師爲弟子亦有不序齒
者韓子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
而師之吾師道也故王通十五教授河汾其弟
子有白首北面者何也道重於齒也

或問歷代君臣之義予曰有一統之君臣有革
命之君臣有列國之君臣有舊國之君臣有敵
國之君臣有先世之君臣有亂世之君臣有華
夷之君臣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天

東谷贅言卷之十一
無二日民無二王莊周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此一統之君臣也詩曰商之子孫侯
服于周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此革命之君臣也
百里奚虞人也而臣於秦伍子胥楚人也而臣
於吳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亦稱臣魯大夫
平子對晉君亦稱臣此列國之君臣也禮爲舊
君服齊衰三月故樂毅燕臣也而奔趙趙謀伐
燕毅泣而不肯同謀此舊國之君臣也吳蜀魏

晉皆稱帝也而劉禪降魏孫皓降晉此敵國之
君臣也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陶潛以曾
祖爲晉宰輔而不肯事宋此先世之君臣也馬
援遨遊二帝之間其言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
亦擇君耳此亂世之君臣也胡人金日磾而臣
於漢武漢將李陵而臣於匈奴此華夷之君臣
也然則君子處此將安適從王蠋有言忠臣不
事二君此其律令也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予謂子之與姪親親固有自然之殺倫也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爲私悞矣信斯言也必愛無差等然後爲公乎墨道也且吾聞之父爲子綱而不爲姪綱父爲子隱而不爲姪隱父名子而不名姪父冠子而不冠姪父醮子而不醮姪有爵位也立子以嫡立

嫡以長而不立姪考終命也治命亂命命子而不命姪凡若此類皆一本也皆天也非人也皆公也非私也欲比而同之是二本矣而可乎或曰然則視姪當如塗人乎予曰不然兄弟之子猶子也觀馬援戒兄子嚴敦之書韓昌黎祭十二郎之文固當撫之以恩教之以義矣

或問人有恒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予曰不慈則不父傳曰爲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

無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敗子必也有
義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
之無良也寧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
男兒皆不好紙筆何耶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
韓文公朱文公皆蚤孤也皆卓然命世何義方
之聞耶此之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石碣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爲逆黨陳
萬年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爲名臣噫

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太中夫人曰子之不肖皆因母蔽其過而父
不知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

或問孝子廬墓禮歟予曰此孝子不忍舍親之
心也古禮無之也古禮親喪居倚廬倚廬者倚
木爲廬於中門之外東墻之下不楣不塗也旣
虞則柱楣塗廬矣旣練則舍外寢矣曷嘗有廬
墓之制哉然則桐宮之徂非廬墓耶予曰密邇

東谷贅言卷之四
先王其訓伊尹之志也非太甲之心也蓋倚廬
常也桐宮變也

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
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
王求以身代庾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求以
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
哉且病者臥榻奏藥罔功其心皇皇惟冀鬼神
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

蘓矣况感應之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
云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毋執曰死生有命
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

古人奉父母遺體無不用其潔者故髮必沐面
必頰齒必漱手必盥身必浴足必洗蓋以遺體
者親之枝也敢不潔乎不敢不潔况敢虧焉辱
焉以忝其生乎嘗惟嵇叔夜一月不梳頭陰子
春半年不洗足柳宗元一搔皮膚塵垢滿爪三

子者皆名士也奉親遺體當不潔如是耶

古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母死齊衰期父卒齊衰三年蓋以父母猶天地也母服不斬不三年者此天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

朝制服父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齊三年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聖明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所以達孝子之志也

孝子禁服內生子考之經傳未見明訓蓋自相門右師譏然明始也歷漢唐宋元此禁尤嚴我朝則無此禁矣嘗莊誦孝慈錄 御製序文

其中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嗚呼此 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類如此

近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反誣其妻與外人通其妻自縊死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乃沉之

江中遂絕嗣此皆不知 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

五倫言父子有親不言母何也統於尊也家人卦以父母爲嚴君則兼言之矣自古稱大君爲天子而不言地何也統於尊也西銘以大君爲乾坤之宗子則兼言之矣

唐玄宗爲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可謂友愛之篤矣竊以爲非帝王之友愛也夫帝王之友愛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也富貴之也未聞同衾枕而寢者也且古者父子不同宮况兄弟乎宮且不同况寢乎同寢者惟伉儷則然若兄弟裸裎於一榻之上展轉反側之際能無褻乎昔韓昭侯與棠溪公謀事夜必獨寢慮寤言漏於妻妾也玄宗之於五王誰無私曲萬一寤而漏焉則噬臍何及然則寢之不同不猶愈乎或曰玄宗忍人也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則同寢之

愛豈誠於五王者哉予曰不然論玄宗者當論
始終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玄宗之心也故
始焉愛五王者心之天也終焉殺三子者心之
人也其君天下也亦然故開元治也天寶亂也
尊卑分也強弱勢也輕重時也時乎分重則勢
輕故楚子強也不敢窺衰周之鼎也時乎勢重
則分輕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如之逐也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

其然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對蒼生之望小
人能行好事亦可邀人心也是故殷浩房琯皆
萬夫之望也山桑陳濤斜之役皆一敗塗地而
智勇俱困秦檜姦臣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
之日仗義抗詞請立趙宗就執不屈而清議壯
之

以衆君子攻一小人事機不密猶或難之况君
子寡而小人衆乎此陳蕃竇武所以起黨錮之

禍也以君子之寡攻小人之衆爲力固難矣况以子子負乘之小人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不尤難乎此李訓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已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污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卽其平生著書滿家將焉用之是故稱楊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揚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朋友責善古之道也門弟子責善於先生長者亦猶行古之道也夫豈操戈入室者比哉是故羅一峯勸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羅圭峯勸李文正公引年以遜位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賣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問人有恒言妻乘夫何謂也予曰乘之爲言

馭馬之名也六轡在手罄耶控耶皆如所欲曷
敢有越志哉豔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或曰甘
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
耶予曰不然彼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
夜不返者非英武之夫耶蓋受其乘也習矣且
柰何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
也大抵骨肉厲階房幃烈禍皆起於茲非凶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爲牧馬草場賴耶

律楚材諫而止予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
欲滅我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於天是
諫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覩維汭安流而思禹
功曰微禹吾其魚乎予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
其馬乎嗚呼危哉嗚呼幸哉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苛烹項
羽之鼎論開國之勲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
加恤典焉可也胡爲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

及此漢真少恩哉

張巡許遠孤忠大節無可間然者奈何當時於巡也猶議其殺妾之忍於遠也猶議其分守之闕先陷不有李翰之表昌黎之文則後世惑焉作史者論唐褒忠之典有遺恨焉者以此嗚呼此其所以終唐之世不能鼓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宜哉

或問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斯禮

也果通萬世之義乎予曰此經也而有權焉非聖賢誰其達哉泉齋邵公有曰武王賢非長也立而興周微子賢非嫡也廢而亡商嗚呼此達權之所以難也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室廬人不怨火食傷脾胃人不怨食色蠱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貴自怨自艾

凡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安則人心必不悅甚則
怨怨則仇仇則或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
慮終者慮其敗也能慮敗者不敗
凡立志不可持兩端兩端交戰於胸中則誠僞
之幾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界限終是把捉不
定而上達者難哉昔桓温嘗言不能流芳百世
亦當遺臭萬年是固兩端交戰之病畢竟成就
何如哉

或問鈍予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
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天辨若訥
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
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爲學也鈍於天者
必求敏之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
敏者藏鋒歛鍔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
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予謂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之不善者匪用
為德且將疑其病已而銜之矣知此說者處朋
友寮案之間因事納忠以匡不逮者尚慎旃
嘗見極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
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為小人予謂
此語可為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于楹曰積丘山之善
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

輩當念之哉

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
於恠予曰害盈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
其惡易盈鬼寔瞰之將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
自然之理無足恠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予曰
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芽於暗室之中以為人
莫我知也殊不知冥鑒孔昭恒在茲哉雖然不
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

惡之能爲若槩而瞰之鬼之威靈不亦褻乎蓋
嘗徵之人事 朝廷遣使巡天下惟督察強宗
豪右之惡而震罰之曷嘗問賣菜傭耶知此則
幽明一理夫復何疑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
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爲龔黃
卓魯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
事哉豈盛世事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
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
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
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
行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
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
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歎曰
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東谷先生言卷之十一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
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吻津津如海夫逐臭一
叟沉默寡言少焉畧談及尋幽吊古之事真想
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
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雲胸襟

番禺陳兩峰先生白沙高第也來尹清江予爲
諸生獨蒙與潔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
法兩峰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繫辭是夫子長

文章孟子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辯文章子潛心
而求之則機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
在焉竊以爲萬世作文之法無論此者

自暴自棄下愚之所以不移也不囿風氣不染
習俗上智之所以不移也然均一上智也造詣
殊途亦有不能變而一之者是故伊尹之任不
能變爲伯夷之清伯夷之清不能變爲展禽之
和孟子之嚴毅不能變爲顏子之純粹河南程

東谷齋言卷之十一
氏兄弟皆賢也伊川自以爲不及家兄眉山蘇氏兄弟皆賢也東坡自以爲不及舍弟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飲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嚴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朝無崇飲夜飲之禁視漢詔賜酺五日之澤不允汪濊乎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予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
有爲善之名終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心初無爲惡之跡者姦人也
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
彼奴顏婢膝昏夜乞哀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
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

或問古者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如予曰諸侯之社稷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幸事勢危迫當效

死守之義也然而有權焉古公不死社稷而遷
岐山勾踐不死社稷而棲會稽卒能基王業恢
霸圖何必死唐玄宗荒淫之君也豈達權哉漁
陽之變棄社稷而西巡幸而前星幹蠱不失舊
物宋欽宗當金兵壓境之日悞執諸侯死社稷
之義乃舉族北轅遺恨千古究原而論悞欽宗
者何桌也悞何桌者李綱也先儒陳瑩中又曰
靖康之役景德之役悞之也蓋景德之幸遼人

未過河也靖康之不幸金人過河也

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蕃無漢
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
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
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刺加諸國烏思藏董
卜韓胡奴兒于諸司朶顏赤斤阿端卜刺罕諸
衛奉法尤謹 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
盛哉

故舊中有罹橫逆者或教之自反或勸之不校
予曰顏子犯而不校者恕人也孟子三自反者
責已也君子與其恕人也寧責已夫顏子豈忘
責已者哉夫子嘗稱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若顏子不能責已安能自知其過而不
遠復哉

或問霍嫫姚不學兵法岳武穆不閱陣圖帥師
者可法之乎予曰有二公之將畧則可否則否

臧凶矣夫兵猶醫也醫之良者未有不用古方
者但變通之機自有神妙

蘓老泉曰龍逢比干不得爲良臣無蘓秦張儀
之術也蘓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
心也故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蘓秦張
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予謂信斯言也歷代忠
臣義士殺身成仁者皆謂之無術可乎夫蘓秦
張儀之術狙詐之術也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逢

東谷言卷之四
比干何淺之待忠臣哉殊不知邪正不兩立有
龍逢比干之心者決不肯爲蘓秦張儀之術有
蘓秦張儀之術者決不能存龍逢比干之心故
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
之實

陳龍川曰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才
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予謂此言以之
論漢唐以下人物則可以之論漢唐以上人物

則不可何者湯武之征伐趨天下之變者也謂
湯武非孝弟忠信可乎伊周之立訓定天下之
經者也謂伊周無才術辯智可乎蓋龍川之志
欲整兩漢而下庶幾見三代之英宜其言此如

或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漢循吏卓茂有是言
也今欲執法則人情拂矣欲順人情則法廢矣
二者將安取衷哉予曰法之執者當于其大而
小者可宥也人情之順也當于其小而大者不

東谷先生言卷之十一
可恕也乃若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又古人原
情立法之深意不可因漢人之言而或差池蓋
過者無心之犯也雖大可宥故者有心之犯也
雖小必刑司刑者其慎哉不然宥大過不免有
故縱之失刑小故不免有深刻之愆

或問我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
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
者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不減情也于名犯

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
猶追正贓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
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
不姑息之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
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
稷靈長終必賴之

或問初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爲先予曰先讀
治已之律若不能律已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

東谷齋言卷之八
人罪故禁故勘乎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
之類皆治已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
恐臣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
或言先儒謂元結中興頌其末言大業而不言
盛德有美刺之風焉予曰不然頌體有美無刺
若兼美刺非頌體也觀詩中有曰盛德之興山
高日升何嘗不頌德哉昌黎平淮西碑序中只
詳序諸臣平蔡之功至詩結尾乃以明斷二字

歸美天子大抵名家作文自有體格

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朱晦菴
以主司馬溫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
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
影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
古人重問疾吊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
渡以後重新婚生子壽旦落成有慶賀焉有彌
文焉其侈靡之風耶

東谷齋言卷之四
楊文節公別號誠齋朱文公亦否之蓋以誠者
聖人之事豈宜以誠自居曾南豐修家譜自以
先世乃曾黜之派歐陽文忠公亦否之蓋以遙
遙華胄將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崔後渠曰小人其心君子其飭故張商英忤蔡
京濶黨籍矣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
宗杲廁儒林矣予謂後渠之言似有所指其借
秦之論耶

古人稱先生尊辭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
曰先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
曰先猶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有曰叔孫先非不
忠也漢人單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
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
生加老焉尤尊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
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

泉齋邵公曰學古而議事不以制猶不學也予

東谷齋言卷之四
按所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憲章文武者以此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近時士子專於博古而畧於通今聞泉齋之言其有激乎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椿奏曰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予觀此奏不以和買擾民爲言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爲言而不忍見其斃觫之狀宛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入也

卷之上終

寶顏堂訂正東谷齋言卷之下

清江 敖英 著

樵李 王體元 校

王體國

孝子割股廬墓女子未入室而以死殉夫者我朝有例不旌表蓋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不居倚廬爲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爲貞烈者

是皆過中失正之行不可以爲訓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
諡悉革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待以不
臣之禮也

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
知天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廻洲之上有禁不
許閑人擅過湖觀象臺在鷄鳴山巔歷代簡儀
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錮以

崇墉有禁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
之日謀國者得請爲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
志念深哉

蠻夷不和中國之福也猶臧獲不和家主之福
也蓋蠻夷和則鬻羣入寇而邊陲不靖矣臧獲
和則相蒙爲奸而家食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刺
吉囊之事觀之可見矣

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

之祗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
奸雄故智之心而學于古訓豈不爲良圖哉是
故公孫鞅不許豪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
經籍越王趙陀之葬靈輜四出崩無定處曹操
祖其智而設疑塚

吳用三軍迭出以肄楚彼進則此退彼退則此
進使楚疲於奔命王朴祖其智坐致江南之困
魏惠侯選軍中年力極精銳者教之藝使之重

鎧習勞謂之曰武卒而列國莫強焉岳武穆祖
其智以練成背嵬之軍孟嘗君用鷄鳴狗吠之
盜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秦虞翊祖其智收攻
劫竊盜不事作業之徒以破朝歌之盜嗚呼孰
謂豪傑而不師古哉

先民有言二教之徒盛則官失良吏鄉失良士
蓋傷之也我朝近年有例不許良家子弟出
家爲緇黃之徒其闢邪崇正拔本塞源真盛典

東谷叢書卷之十一
哉嗚呼向使徐洪客張伯雨不峻棲於霞外支
遁惠遠不禪寂於花宮咸得與當代清流角逐
於稊苑名途安知其不能翩翩起家哉

先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
真無哉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
法者有糟粕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
兵法也馬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
十萬而敗於長平同一青苗法也荆公躬行於

鄞縣而窮民受其福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
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
外苟能卽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
其色莊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諂其色赧赧
者其心愧其色戚戚者其心憂其色慘慘者其
心哀其色欣欣者其心喜其色怡怡者其心和
其色悻悻者其心忿其色拂拂者其心怒其色

奄奄者其心屈其色訑訑者其心驕其色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顰易笑者其心淺其色黝然不露者其心深面無人色者其心懼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心忠簞食豆羹見於主不寧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而知人之生死相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法家以色而知人之曲直噫色之時義大矣哉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予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耆之老良然間有不其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殊也醫書有曰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勞則氣耗悲則氣銷喜則氣緩思則氣結予謂此說吾儒養氣者亦當知所以平之也不然七者之害豈直趨者蹶者之能動氣哉

東谷齋言卷之十一
人身以脾胃為本然脾胃有好惡焉好溫而惡
寒好燥而惡濕好甘而惡苦好樂而惡憂好靜
而惡思好潔而惡生好潔而惡穢好軟脆而惡
堅好鮮新而惡陳好精膩而惡粗糲攝生者
能順其所好違其所惡則脾胃和平疾斯寡矣
或問羣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
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為鄉愿矣
有害於義異可也若激激而異焉人將忌之為

恠物矣

予行役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畱宿因問
請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為樂鳳崖曰某平
居恒以禮義灌溉此心以廉恥潤色此身以勤
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予行役關西嘗繇漢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巖
業林木翁鬱見水滋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
者廼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

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
供饘粥釀秫爲酒可畱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
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濬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
讀書不識催租吏不見縣大夫予乃作而謝曰
真太古之民哉

正德間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醵飲具請
遊西湖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畫船簫
鼓清歌妙舞之樂爲南國遊觀之甲太守曰某

往時銜命秦川曾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疊嶂
如列蟻垤計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荆
南公事泛樓船浮洞庭忽怒風驅濤撼地刮天
魚龍湧躍檣欹柁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
於歌舞之事素心厭之况職務填委莫知頭緒
不能從諸公于邁敢謝不敏僚佐皆汗顏而退
自是太守在任三年而西湖樂事殊不藹藹
柴桑翁卜居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

東谷言卷之四
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
析此可見翁擇隣不苟之意其後與子之疏有
曰隣靡二仲豈所謂素心人者亦不當其哉心
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徜徉
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冲襟如杜
少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
也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
之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叅寥是也幸而生於

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爲衣冠真率之
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
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
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雖祖南華老仙緒餘其
與天下何思何慮之旨將無同乎予曰不同聖
人所謂何思何慮者言天下之理皆本於自然

何以思慮爲哉。廼若作聖之功，則思慮其本也。故吾夫子終夜以思，又曰：慮而后能得，若忘矣。何以思？何以慮？然則其二氏之道耶？予曰：亦非也。猶龍翁曰：萬物芸芸，吾以觀其復，若忘矣。何以觀？雪山頭陀曰：諸幻盡滅，覺心不動，若忘矣。何以覺？雖然，忘之一字，以之却七情之疾，寔爲妙方。是故歐陽文忠公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却之。黃文節公嘗構枯木庵，死心

察以爲養痾之所，亦是此意。

天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於大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微哉。

或問古者臣位而君權可乎？予曰：此危道也。治亂幾焉存亡繫焉。國家有此不幸也哉！何者？使居攝其人如伊如周，則黃裳元吉而臣道有終。

矣使居攝其人如操如懿則包藏禍心而弑逆萌芽矣

或問子囊城郢梁伯溝宮其自衛之策何如予曰二子之策雖曰自衛寔自感也獨不思郢可城也郢之外非楚耶宮可溝也宮之外非梁耶蓋城郢自亡楚也溝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宋之南也不此之監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險其後上流失犄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固卒

使賈師憲以十三萬之師潰於江上而瞻賊可說一句不得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之死者也課守令積穀而爲殿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京師有恭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以祀鬼之無所歸者也嗚呼

仁哉

或問方面官有稱欽差不稱欽差者何也予曰

國初設官分職咸有定額往蒞職掌者領部檄
焉皆不領 勅不稱欽差其後因事繁難添設
職掌按察司如提學屯田兵備邊備巡海撫民
之類察院如清軍巡茶巡鹽巡關之類都察院
如巡撫巡視總督河道總督漕運提督總制軍
務之類皆領專 勅各於職銜上加欽差二字
於此以見前項職司俱出自 朝廷處分非吏
部專擅也

我朝軍國之需有額派有歲派有坐派洪武開
國定制如夏稅秋糧魚課鹽課茶課桑絲藥材
之類皆有定則此額派也宣德以後如宗室繁
衍加添祿米增設職司加添俸糧之類此歲派
也又其後也如營建宮室買運大木之類此坐
派也蓋額派無增損也歲派有增無損也坐派
有事則派事竣卽停也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述職北上撫臺

東阜劉公餞之且告之曰來春是黜陟幽明之期合屬賢否考語公等幸畱念哉又言先年曾見監司填考語只以清慎勤三字爲準綜覈名實而殿最之藹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求全責備之意感作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邸報至而各官去畱甚愜輿情

東阜劉公患蜀人之訟獄滋豐也嘗語憲使王公鴻漸曰越訴誣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

干已事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主者施行能不姑息則獄之放紛庶其清乎煩以鄙意達諸監司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咸勵精焉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廢言陽貨何人斯爲仁不富爲富不仁之言孟子錄之矧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由衷而非貝錦之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

守東京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卽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喻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以寇準之貶觀之則爲讒言以靖康之禍驗之則爲格言

或問一統正統史家編年第一義也考之孔門傳授曾無一言及此何也予曰二統之說孔門傳授未嘗言未嘗不言蓋未嘗言者二統之名也未嘗不言者二統之實也吾嘗求其實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一統也子思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言一統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言一統也時乎不然天

地閉塞而海宇之內瓜分鼎峙不知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則無統矣乃若正統也者又自其得
一統以正者言之也非謂一統之外又別有所
謂正統也是故孔子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
乎人言正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言正統也彼兩漢唐宋雖不敢比隆三代亦庶
幾得統以正者也下此或以詐力篡弒得之或
以札晨之克得之或以左衽之雄得之斯固一

統之君其實一統之賊也故遜志翁乃立變統
之例以待之良有見哉然則一統也正統也變
統也無統也編年書法當何如予曰先民有言
據事直書善惡自見

古禮親死卒哭宰夫執木鐸命於宮中曰舍故
而諱新或問予曰舍故者舍何親哉予按此故
字先儒陳澧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
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

親盡則不諱故蘓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卽此觀之古者士大夫以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遠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卽此觀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

或問伉儷離合之義何如予曰有經權焉古人於此慮之也周矣處之也至矣是故六禮旣備醮命乃行與之偕老而終身焉是伉儷之常也

經也苟婦德不恒不貞爲人倫之蠹門戶之差則有七出之條焉是伉儷之變也權也於七出之中又有三不去焉是忠厚之至也予於七出之中竊有疑焉無子也有惡疾也皆天也皆不幸也何忍去之當善處之使之不至失所可也予於三不去之中竊有疑焉不順父母忤逆也竊盜醜行也淫穢行也苟存姑息則難施面目當以義裁之可也

東谷雜言卷之十一
或問古來亦有夫爲妻棄者乎予曰太公望爲妻所棄耄故也朱買臣爲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志淫而忘親其妻能以一死而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之御氣盈而志陋其妻能鑄譙之以求去其志也偉哉

介葛盧識牛鳴陰子春識鳥音尸鄉祝鷄翁養鷄數百羣各命之名呼之則應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三子之知皆非衆人之所能知者不

知此又是何等聰明哉夫以如是之聰明宜於道理物理無不知者而三子所知止此耳而他則泯泯無聞焉吁可恠哉

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女流款洽若交游然者而君子無鑄譙焉蓋諒哉其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杜少陵之於黃四娘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是已乃若携妓遊山與妓賡

東谷齋言卷之十一
詩對妓叅禪則踰閑矣我朝士大夫無此風
流綽有古意

尚父呼蒼光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禮天神以堅
卽墨之守是皆以神道設教者也

馬都督某遼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予以憲
職備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武子十三篇
因問之曰此書以何者爲兵家之要何者爲兵
家之忌都督曰始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

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
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
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
無備出其不意蓋用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
篇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高陵勿向
背丘勿逆佯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
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蓋用兵之忌莫先於
此者

東谷齋言卷之十一
予與馬都督論用將之道都督曰古人用將必
嚴敗績之誅然後爲將者知聖人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之訓不可忽也予曰允哉故邲之敗晉
殺先穀城濮之敗楚殺子玉街亭之敗諸葛武
侯斬馬謖不然三軍暴骨何辜哉

勝國以前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
有封爵我 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
某鎮某海某瀆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

必肖像而封爵之是褻之也非神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
猶言轄之也我 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
也誰敢司之欽之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陳定宇能批點諸家之文而定宇之文傳世者
鮮矣劉須溪能批點諸家之詩而須溪之詩傳
世者鮮矣譬之奕也豈傍觀者固審耶抑兵燹
之餘二子之詩文殘篇斷簡流落人間而莫之

掇彙之耶

古禮入門問諱諱其名也春秋之法爲親者諱爲尊者諱爲賢者諱諱其事也

唐玄宗孝經序其中引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知此語出何書或曰出鬼髓靈經予行天下徧訪藏書之家無之卽有之蓋贗書也豈夫子之言哉何以言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夫六經皆學也皆道

也何獨春秋哉夫子晚年刪述六經以憲萬世皆聖志之所存也又何獨春秋哉且吾聞之夫子父母皆早世雖欲孝誰爲孝而曰行在孝經何居况夫子之時無孝經之書先儒汪玉山吳草廬又業有昭昭之辯也

宋末江西饑當道議勸富民出穀以賑餓者其言曰譬之殺一牛以活萬蟻何不可元中子曰萬蟻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而死議遂止嗚呼牧

民者平時不能積儲以備賑事急乃行勸分之
令是無策也
士大夫守官之庶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
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
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
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
女紅恒自矜曰我之織紵組紃諸姑伯姊皆莫
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善事上官毋失名譽光武有是言也或疑其教
臣下以諂予曰不然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事上敬乃其一也他日告哀公曰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然則聖人亦教人諂乎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
惠鋤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已禮賢下士
不言忘勢此其所以於官箴無忝於陟明有光
嶺南有貪泉吳中有廉石噫泉石何知哉其榮

辱之名蓋因人而得之耳

予繇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囚多枵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冲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

脅髀膂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梁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囂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煅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子其慎

東谷書言卷之十一
師卦二爻爲帥師之將聖人以帥師之道言之
五爻爲命將之君聖人以命將之道言之後世
推轂遣將築壇拜將正得此意故宣王南征則
命方叔北伐則命吉甫其赫然中興有由然哉
或曰王制有天子出征之禮何如予曰天子出
征惟天造草昧之初可間行之苟不其然不足
以震疊英雄而屈羣力若常常而行之則白登

受困遼左無功所謂殷鑒不遠者非耶
宋真宗駐蹕澶淵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
之乃引去帝使人視寇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
楊億飲博歌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竊有說焉主憂臣辱未有甚於此時者萊公旣
決策親征矣固當臨事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
難可也顧乃偃然耽樂如在宴安無事之秋身
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楊億職掌絲綸亦與有同

舟共濟之責曾無一言忠告於萊公且隨波浮
沉焉自許八角磨盤者固如此乎斯時也真宗
獨憂之及偵知二臣所爲乃曰吾復何憂者豈
真不憂哉殆權詞以安將士之心耳

漢高祖與太子手勅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
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此西
京重父執之禮如此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
子孫有來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遙拜

其祖父噫此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
上諸老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
坐次序齒不序爵噫此風亦厚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
經者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
曰無徵不信蓋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
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
之情此又明經者所當知

有故人尹岩邑予以公事過其邑故人告予曰
邑當孔道苦於供億欲請于當道裁省使客餼
廩可乎予曰不可無忘賓旅盟乎五霸送往迎
來列在九經古者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
導門尹除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
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
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其優賓之禮
有如此者以今視古禮簡畧矣若又裁省無乃

大簡乎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等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
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卽
使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
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王言其
所以風勵天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
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鏤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

晶官漏惡其淫巧皆毀之大祀 郊廟 拜禱禘

心以紅布為之 乾清宮 御床若無金龍在

上與中人家臥榻無異 宮中每日早膳止

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示天下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盔甲藏在

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蓋

在龍江沙上護以朱闌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國初大統既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面縛來降

以帝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

天命謚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為崇禮侯還之沙

漠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

求孔子之後封衍聖公顏子孟子之後封博士

又立孔顏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

之秀者而登用之又立尚賓館聘天下名儒梁

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

名儒曾魯等修元史又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定

大明律又設文舉武舉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才凡若此類皆忠厚惻怛之至郁郁乎其文也

颯颯乎其風也嗚呼盛哉
古者朝服通於上下不但見君也按鄉飲酒禮大夫朝服從鄉先生而謀賓介鄉人儻近戲也孔子朝服而立於阼階萬石君家居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自漢以前朝服通于上下如此我國初製朝服與古製頗有

損益惟

朝廷有太朝會如

聖節元旦冬至冊封傳臚獻俘乃服之每月朔望朝則服公服逐日常朝或服錦繡或服公座治事之服等威有截嚴哉

都御史東阜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作司諫箴東阜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辦此會見近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

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
已獨言之幾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
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
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
荒

恭簡熊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
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
還朝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

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

此與張
乖厓納

侍女之事
頗相類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
行檢齷齪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或問昔者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
後歸楊時之於伊川黃幹之於晦菴亦猶子貢
之在孔門也及程朱下世不聞二子有廬墓之
戚何也予按古禮師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

東谷齋言卷之十一
服夫父喪無廬墓之制而師顧廬之豈師父之恩殊科耶且記者言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觀獨居二字可見當時在門諸賢莫之能從也乃子貢獨行其志以報夫子罔極之恩前乎此者無證也後乎此者無繼也所謂賢者過之也夫賢者之過非道之中也非道之中子何必於龜山勉齋責備耶

黃天叟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是夫子自

作行狀竊惟聖人一生爲學進德之序具見於三十八字之中無餘蘊焉我朝頒行文廟上丁祭文一十六字之中而聖人道德功業又櫟括盡矣

歷代女禍至武嬰而極外戚之禍至王莽而極宦官之禍至漢唐末年而極我朝
朝
母后無垂簾之制外戚宦官不得典政本握兵權嗚呼防微之念深矣貽謀之慮遠矣

東谷贊言卷之十一
管寧過海遇惡風幾覆舟寧語人曰吾嘗三晨
晏起一朝科頭過必在是也郭林宗問仇季智
曰子嘗有過否對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
下予曰此非二子之言也或者史氏以二子人
品之高附會其說以益其高不知適足以誣之
耳何以言之晏起科頭凡老者病者閒無事者
常態耳曾是以爲過乎世傳嵇叔夜或旬日或
終月一梳頭袁安雪中高臥晝不啓扉未聞當

時以爲過而誚之者孰謂海神有靈乃以此爲
過而覆君子之舟耶夫牛不良而搏之所以訓
牛也若以爲過然則古人以夏楚二物收擊蒙
之威者亦過耶且搏牛一下未足爲虐也且以
爲過然則古人殺牛以禋祀火牛尾以攻敵截
牛耳以蒞盟者其過又當何如耶予故曰非二
子之言也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

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
公論本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爲第一
安南陪臣來 朝貢道出漢陽宿郵亭時亭中
芙蓉盛開亭長誑之曰此花名一丈紅請詠之
陪臣佯爲不知賦詩曰原來不是芙蓉樹花與
芙蓉却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
看太守聞之以亭長不誠於遠人乃詬而杖之
譯者以告陪臣漢服而去

清狂道人郭翊畫有天趣詩有風刺陽明王公
初以尋常畫史待之後見其畫雪樵圖題詩其
上曰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滑自堪憐市城
誰念青山瘦盡日厨頭不斷烟又見其畫牧牛
晚歸圖題詩其上曰雨脚風聲滿樹頭隨身篋
笠勝羊裘柴門猶道牛歸晚江上風波未泊舟
陽明語人曰郭清狂畫掩詩也乃以賓禮優
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

縣尹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悞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尹讀詩悵然遂填直而還其松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艤舟姑蘓之盤門見水濱有溺死少艾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挽之蔡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尚籠羅袖薄清波難掩玉

容羞蕪烟綠暗香魂杏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關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對教官惜之曰此子詩有音響無氣骨吾恐冬華之木不實早慧之子不壽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隣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窻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

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
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
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
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唐詩亦有極拙者宋元詩亦有極佳者不可以
時代槩論也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殊不
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國初詩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爲大家近時空
同李公又以袁海叟爲詩家冠冕東橋顧公又
以李空同爲詩家武庫

荷亭辯論以嚴子陵橫足加帝腹爲不敬古源
日錄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孤爲不
仁予按二子之論近於刻深然君子執秉義克
類之筆却不可無此等公評不然微顯闡幽之
志荒矣

卷之下終

賦景矣

月桂倚巖巖公將許日與君同以好飲者然不
濟亭樓館以壯于湖林以味清韻蘇不坊古賦
以全空同為持宋九車

公人又以其精更為精宋以好飲者然不
國亦精以高林對蘇蘇以好飲者然不坊古賦
以全空同為持宋九車

